

徐淮记



刀文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徐淮记

刀文一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淮记 / 刀文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112-4629-5

I. ①徐… II. ①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5127 号

徐淮记

著 者: 刀 文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张盈秀

封面设计: 龍馬精神書裝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1(咨询), 67078870(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angyingxiu@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975 毫米 1/16

字 数: 254 千字

印 张: 20.5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4629-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徐淮记

目录

第〇〇一章	引子	〇〇一
第〇〇二章	惹祸	〇〇五
第〇〇三章	偶遇	〇一〇
第〇〇四章	争名	〇十五
第〇〇五章	禁足	〇十九
第〇〇六章	杖臀	二十三
第〇〇七章	知音	二十七
第〇〇八章	下狱	三十一
第〇〇九章	万老	三十五
第〇一〇章	心思	〇四十
第〇一一章	煎熬	四十四
第〇一二章	赴约	四十九
第〇一三章	酒钱	五十四
第〇一四章	玉佩	五十八

第〇一五章	密商		六十三
第〇一六章	鸣冤		六十八
第〇一七章	入狱		七十三
第〇一八章	学生		七十八
第〇一九章	揭谜		八十二
第〇二十章	批文		八十六
第二十一章	劫狱		九十一
第二十二章	真身		九十五
第二十三章	话世		九十九
第二十四章	痛楚		一〇三
第二十五章	说服		一〇七
第二十六章	遣散		一一二
第二十七章	情敌		一一六
第二十八章	搅婚		一二〇
第二十九章	迷雾		一二四

第〇三十章	真相		一二七
第三十一章	出仕		一三一
第三十二章	游玩		一三五
第三十三章	遭捕		一三九
第三十四章	除患		一四三
第三十五章	酷刑		一四六
第三十六章	转机		一五〇
第三十七章	露相		一五三
第三十八章	诉状		一五七
第三十九章	阴谋		一六一
第〇四十章	夜访		一六四
第四十一章	结案		一六七
第四十二章	释惑		一七〇
第四十三章	殿试		一七四
第四十四章	拜官		一七七

第四十五章	上任	·····	一八〇
第四十六章	县丞	·····	一八四
第四十七章	初会	·····	一八八
第四十八章	火灾	·····	一九二
第四十九章	施救	·····	一九六
第〇五十章	断案	·····	二〇〇
第五十一章	调离	·····	二〇四
第五十二章	借府	·····	二〇七
第五十三章	提审	·····	二一一
第五十四章	狱斗	·····	二一五
第五十五章	算计	·····	二一九
第五十六章	圈套	·····	二二二
第五十七章	疑团	·····	二二八
第五十八章	救夫	·····	二三四
第五十九章	刁难	·····	二三八

第〇六十章	追问		二四二
第六十一章	潜狱		二四六
第六十二章	劫走		二五二
第六十三章	救兵		二五八
第六十四章	争辩		二六三
第六十五章	治伤		二六九
第六十六章	失策		二七五
第六十七章	任务		二八〇
第六十八章	夜袭		二八五
第六十九章	劫城		二九一
第〇七十章	迷离		二九六
第七十一章	恍悟		三〇二
第七十二章	中计		三〇八
第七十三章	屠城		三一四

〇〇—
引子

一

天顺八年，明朝迎来了第八个皇帝朱见深。登基初期，他尚能励精图治，体谅民情，还为名臣于谦平冤昭雪。然而，在位末年，他却痴迷炼丹，终日沉溺于后宫，与比他大十几岁的万贵妃淫乐，宠信统领西厂汪直、梁芳等四处鱼肉百姓、诬陷忠良、胡作非为的宦官，以至奸佞当权、朝纲败坏，官员们整日里提心吊胆，百姓们苦不堪言，举国上下、朝野内外妖风弥漫。时任“内阁首辅”的商辂苦口婆心，也难将朱见深从温柔乡里拉出来，一时心灰意冷，辞了官，回乡下当教书匠去了。这下，与万贵妃攀上亲戚的万安如愿以偿，升任“内阁首辅”。从此，明代的文官集团进入了“混”时代，大明王朝也进入了一个浑浊灰暗的时代。

来年开春，冰雪融化。京杭大运河犹如母亲的臂腕将沿河而兴的武城揽在怀里，缓缓向前流去。沿岸的柳树争相吐绿，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岸边停靠着满载丝绸、篦梳等各色货物的船只，商贾、伙计们忙碌着，热闹得很。岸上的街道两旁商铺林立、人来人往，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孩童嬉戏的打闹声与立在树枝上鸟儿的鸣叫声混成一片，诉说不尽这座小城的祥和。沉浸在一片祥和日子里的人们，丝毫没有察觉那股弥漫在大明王朝的妖风也悄然来袭。

在离武城三里地的柳林小道上，慢悠悠地走来三位骑枣红马、珠宝商装扮的陌生人。中间的那位面净无须、身态臃肿、锦衣裹身，虽然看起来像是个富商，实际上是奉汪直密命、乔装打扮来山东一带的中官刘雄。两旁短衣打扮的，则是随从。

突然，刘雄勒住马，抬头望着依稀可见的热闹街市，问：“王强，前面是哪里？”那声音有点儿怪怪的，全然没有中年男子的厚重沧桑，却有几分尖刻。

右边那人立刻应道：“回大人，是享有‘弦歌之都’美誉的武城县。”

“尔等随我奉命出京，已有些时日了吧？”刘雄好似自言自语。

左边的黑瘦汉子哀叹：“是呀，大人！恕马飏愚笨，随大人出京数月来，足迹遍布浦台、诸城、安州、寿州、青州等山东诸县，却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何偏偏要寻一个唐姓女子。这也罢了，更为不解的是我们所到之处，唐姓人家销声匿迹、杳无音讯。数月来，我们带的银两也花得所剩无几，若不再回京复命，恐怕我们……”

王强附和道：“是呀，大人！恕在下多语，若是再这样下去，恐怕我们要流落街头了！”

刘雄心里明白，这趟差可不是什么好差事，而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再说了，要是肥差、美差，哪里轮得上他刘雄呀！苦差事也要交差

呀，不然要掉脑袋的。于是，长叹一声，道：“二位有所不知，此次，吾等奉命微服私访，寻唐姓女子，皆因万贵妃。如今圣上对万贵妃宠爱有加，若是我们无功而返，汪直大人怪罪下来，我们即使活着回去，恐怕也是难以保命呀。”

“大人，恕在下愚笨，这唐姓人家与万贵妃有何牵连？”马彪满脸疑惑，眼里藏着一股子寒光。

二

“你们有所不知，数日前，万贵妃夜里噩梦不断，常常梦见一群青面獠牙的恶鬼冤魂欲害她性命。于是，找来术士占卜、问吉凶。术士说是因永乐年间妖妇唐赛尔阴魂不散作祟所致，需找到妖妇子孙方能施法驱除梦魇。想必永乐年间的妖妇唐赛尔你们有所耳闻吧？”刘雄停顿了一下，左右看了看。

王强、马彪身为锦衣卫，只是奉命行事，自然对后宫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更不知永乐年间的旧事。这次奉命追随刘雄出京执行秘密任务，要是能顺利完成的话，他们怕是也不会多这个嘴的。

刘雄望着那两人满脸的迷茫，继续道：“于是，汪都督一道密旨派我来山东一带寻找。殊不知，当年妖妇唐赛儿揭竿作乱被平定后，成祖龙颜大怒，降旨将山东一带道姑统统处死，唐姓上百人流放边疆。即使侥幸漏网的唐姓人家，也改作他姓。如今，想要找到唐赛儿后人，恐怕比登天还难！”

王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冷冷地叹道：“看来，一时半刻回京怕是痴人说梦了！大人，那我们可得寻思点生财之道呀！单凭身上的盘缠恐怕

不下数日，我们就要沿街乞讨了。”

马飏左腮帮的肌肉抖动了几下，眼里冒着凛冽的寒光，道：“听说武城人喜好读书。读书人自然喜欢议论国事，难免会说些大不敬的话来。那强加个罪名怕是轻而易举的事了。我们何尝不在武城搞它个‘小东厂’？”

刘雄不解，忙问：“何为‘小东厂’？”

马飏冷冷地笑了笑，道：“大人，您难道不知东厂掌印太监尚铭的生财之道吗？他将京城富户列了个清单，胡乱安个罪名，让他们吃官司、下诏狱！然后私下暗示家人拿钱来赎。京城人人皆知。那些王孙公子因此也不怕吃官司，只要有银子，就敢胡作非为。如今，我们有西厂腰牌在身，谅他武城知县也不敢多加干涉。我们就借贵县巡捕抓些人，妄加些罪名，关在牢房，讨要些赎金放了就是。”

王强附和道：“如此一来，即使一年半载难以回京复命，我们也衣食无忧呀！或许还能……”一脸阴笑。

话音未落，刘雄道，“此计尚好！”扬起鞭子，啪啪两声，重重地落在马屁股上。那马儿飞奔着朝武城去。王强、马飏立即跟了上去。小道上扬起一阵尘烟……

〇〇二

惹祸

一

一轮红彤彤的骄阳镶嵌在湛蓝湛蓝的天空里，照耀着武城，金灿灿的光芒铺满了运河，泛起粼粼微光，犹如繁星印空。

街道上，商贩、农夫、挑夫、儒生们成群结队地朝城西涌去，个个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欣喜，欢声笑语中夹杂着七嘴八舌的议论。

“晚了，快点、快点！”

“好，好……今儿开坛讲学的，可是不远千里、花费重金，浩浩荡荡南下拜在商辂门下，学成归来的刘家少爷呀！”

两位头戴儒巾、足蹬黑靴的年轻生员穿着镶有黑色宽边的蓝袍，夹杂在人群中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宽大的衣袖随风舞动，有几分潇洒飘逸。

“是呀，商阁老因不满阉贼汪直设立西厂胡作非为、残害忠臣良将，

圣上痴迷万贵妃，才一气之下辞官归隐、在家乡设馆授学的。唉，此等忧国爱民、学富五车的相才，却不能为国效力，实属我大明之不幸呀！”其中一位脸上满是哀色，语气里透着悲痛。

另一位接着说，“哎！无奈如今圣上独宠万贵妃，一味沉迷修道成仙，错信梁芳、李孜省，此等佞臣小人迷惑圣心，使得天下妖风四起呀！陈文、万安、刘吉身为内阁不问政事，却专注于媚上欺下，落得个‘纸糊三阁老’的臭名。长此以往，我大明社稷恐怕是摇摇欲坠了！无奈我们饱读诗书、明晓政理，有一颗报国之心，却找不到一条报国之路呀！”

忽然，面目俊秀、肤色白皙的那位生员停了下来，神色显得有些惊慌，四下望了望，见没人注意他们的谈话，才缓缓地长舒了一口气，低语道：“严宽兄，当街口无遮拦议论朝事，要是被遍布四野的西厂密探听到，恐怕你我项上人头要落地啊！？”

严宽忙环顾左右，见无异常，才低声道：“哎呀，王桦兄呀！你我竟一时兴起，忘了身处闹市，还以为在徐淮兄的书馆啦……不说了，不说了，快，快，快去弦歌台榭吧。”

“是呀，你我虽无缘一睹商阁老的风采，见识见识他学生的风采，也不枉多年来苦读圣贤书呀！”

“哎……不知……徐淮兄是否愿意去凑这个热闹？”严宽忽然问，眼眸里藏着一丝期盼。

“徐淮兄，录科多年，不曾出仕，唯见他淡泊名利……，如今，他潜心授学，不问外事，哪会去凑这热闹！你今儿是不是又喝多了？”王桦彻底粉碎了严宽的那点期盼。

严宽微微一笑：“我虽嗜酒，但不见得我说的都是醉话！徐淮深居简出不假，却心怀天下，别说是武城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是如今天下的种种事情，他也是了如指掌。更何况他痴迷儒学，尤其推崇商阁老，怕是

也跟我们一样，想一睹商阁老学生的风采。”

“说得也是，走，我们去邀请他。”说着，两人加快了脚步，扭头朝徐淮书馆去。

然而，他们不曾想到，刚才说的话早已融进微风里，飘进了不远处几位珠宝商打扮的陌生人耳朵里了。

刘雄脸上挂着狰狞的奸笑，死死地盯着严宽、王桦的背影，好像那里藏着宝藏，直到严宽他们在拐角处消失，才收回了那种怪异的目光，轻轻地哼了两声。

二

县城西街濒临运河，每至夕阳西下，临街而立的楼阁瓦房的倒影浮在水面，犹如城中之城，形成令人陶醉的“层城夕照”美景。

今日，挂在天边的如火赤阳炙烤着街道。河水微波灿灿、河堤垂柳烟烟。一阵一阵的微风轻轻地拂过河面，如少女发丝般的柳条也随着舞动起来，从水面上轻轻地滑过，打碎了印在河面上的倒影美景。

一座造型挺拔而空灵、庄严而不张扬、砖木结构的书舍藏在这片美景里，共有两层，楼的东西两面辟有拱门，与街道相连，能直接从庭院漫步到河边，尽情地欣赏“层城夕照”的美景。拱门左右各有两间厢房，二楼是学堂。楼内设有木梯，拾级而上，登上阁楼，推开隔窗远眺，街景历历在目，运河忙碌的景象尽收眼底。庭院里种得几簇迎春花竞相争妍，金灿灿的，诉说不尽盎然的春意。这便是徐淮安身立命教授学生的书舍，也是恩师留下的家业。

此刻，头戴四方平定巾的徐淮穿着镶有黑边、交衽宽袖的蓝袍，静

静地站在河岸，凝视着远方，眉头微蹙，神色黯淡，眼眸里流淌着无尽的忧思，全然没有发现身后的吵闹。每当清明临近，他总会给孩子们放几天假，让他们好好玩耍玩耍，自己也要静一静。

严宽远远望见了，冲着王桦笑道：“看看徐淮兄那一副痴相，怕是又在思索着治国之法。无奈徐淮兄满腹经纶、熟知明律，却不能为国效力、为百姓谋福，只在乡野间做起了教书匠，眉头能舒展吗？可商老都弃官归隐了，他小小徐淮又能如何？这怕是读书人的最大烦恼了。”

在王桦看来，这哪是烦恼，可以说是一种悲哀，一种生不逢时的悲哀，于是，长叹一口气，点了点头，冲着徐淮喊：“徐淮兄，今儿静寂多年的弦歌台榭热闹非凡，你不去，却待在这儿发什么呆呀？”

徐淮转过身来，寻声望去，见是他们两个，紧锁的眉头缓缓舒展开来，微笑道：“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

严宽淡淡一笑，“你果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呀！拜在商老门下，学成归来的刘斌回来了。今天在弦歌台榭开坛讲学，难道你不知道吗？”

“是不是去年花重金购船只、雇陪读，南下拜商辂为师求学的刘家少爷刘斌？”徐淮哪里能没听说，只是觉得刘斌去得那么隆重，回来的却是这般匆忙，怕是沽名钓誉，热闹一阵子后，又是一片沉寂。

“正是！”王桦自然不明白徐淮所思，“商老的学生。”他又重复了一遍。

三

是呀，商老的学生，值得一看！徐淮轻轻叹了口气。

如烟的往事，总有些不如意犹如镌刻在石碑上，久久不能忘却。这个刘斌，在徐准的往事里留下了太多、太多难以忘却的记忆。

徐准是个苦命的孩子。年幼时赶上大饥荒，父母带着他沿街乞讨，到了武城，进了刘家做工，只盼着能有口饭吃，能将徐准养活。可谁能料想到，刘家处处刁难，徐准一家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儿，住在马厩里，吃着剩菜剩饭，还总是惹来无端的漫骂和责罚！尤其是，小小的徐准成了刘家少爷刘斌的玩偶。只要刘斌哭闹，那刘家老爷不分青红皂白，便将徐准一顿拳打脚踢。

祸不单行，10岁那年，父亲被突然发疯的马踢下河，淹死了。也不知为何，母亲投河自尽了。徐准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城西书舍的先生甚喜天资聪慧的徐准，便收做义子。15岁那年，先生也一命呜呼，留下徐准在这儿继承先生遗愿教授儒学。至今，先生离世还是个谜。徐准心里清楚，这个谜多少跟刘家有些牵连。

这些恩恩怨怨让徐准至今不愿与刘家往来。今见两位贤弟如此盛情，也不妨去见识见识。于是，欣然应允。三个人融入人流，朝许子游庙村的弦歌台榭去。